

# 活生院道的士道

吉岡義豐 著 原作  
周華明 彭彭  
丁煌 正校

## 【作者簡介】

吉岡義豐

(一九一六—一九七九)，先生於大正五年六月，降生於日本高知縣長岡郡西豐永村，原名小笠原利政。十三

歲，為豐樂寺住職吉岡皎然收養，改姓名。二十三歲，畢業於智山專門學校本科。考取外務省留學生，至中國北京留學。三十歲，返國，任教於大阪外事專門學校。後任大正大學教授、文學部長。四十四歲，獲文學博士。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道教學會理事」。先生精於道教、佛教及中國民間宗教之研究，所遺論著極多。其「白雲觀的道教」、「道教經典史論」、「道教的實態」、「追求永生的心願—道教」、「道教的研究」、「道教小志」、「道教和佛教」(3冊)、「現代中國的諸宗教」、「道教研究」(一—四冊，與法國蘇瓦米埃教授共同主編之論文集)及多篇論文行世，皆獲國際間學者所重視。今年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的五月書房委託吉岡先生的門人今枝二郎教授，商請多位名學者幫助，整理出版「吉岡義豐著作集」(全

四卷，別卷一)，自十月上旬陸續刊行，特向國內學術界、佛、道教界人士推薦，購置參考。又明年二月間，先生門人今枝二郎教授將率三十餘名學者來華訪問。(五月書房的地址是：〒一〇一 東京都千代田區猿樂町2-16-5，電話：〇三一二三三一四一六一)

(作者簡介 丁煌)

道觀，是與佛教寺院相等的道教祠廟。道廟通常有觀、廟、宮、壇、祠、閣、洞等一類的名稱，這些字彙中，有的也被命名在儒家和佛教廟宇上。

道觀可分為二種類型：「十方」及「子孫」。後者占大多數。子孫觀又可稱為普通道院或小道院，它們的主權世世代代為固定分支所操縱掌握。十方觀是大型觀的重心；歡迎各種類型的道士加入，它們的組織跟佛寺非常類似。它並不接受初入門的教徒；而成為來自中國各地的巡遊道士的修道場所或是道士們正式任命的地方。南·山東

十方觀所擁有的特殊權利中最重要的是任命權。觀中的方丈地位相當於日本首要佛寺（本山）的管長，他為通過測驗的道士們主持任命典禮。其實巡遊道士並不能算是正式道士，這要等到他們在任命典禮中宣誓後才會被認定

。在這段等待時日中，他們就住在觀內以潛心修道。

除了上述提到觀可區分為「子孫」及「十方」這二種類型外，觀亦可依教義的不同而分為二部分——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天師道和全真教。子孫觀可說全部屬於天師道，它們的總部設在江西省的龍虎山，那裏也是張天師的住處。他的職位是父死子繼，世代相傳，這也點出了天師道表面是棄世，其實並未真正放棄婚姻生活。

這些結過婚的道士，無論如何是不可以住在一般道院中的。在稱呼他們時，也用各種不同強調家庭生活或婚姻關係的名字，以區別其它獨身的道士。天師道的道士不用在任命典禮中宣誓。而清朝滅亡後，這些道士們都須在一份經過天師簽章的牒錄上登記有案，才算被認可為正式道士。民國成立，這項規定逐漸式微

，而天師道也喪失大部分的凝聚力量。

此外，十方觀大多屬於全真教。如北京的白雲觀，持有一張名單，上列有全真教的其他

二十三所分布在中國各地且登記有案的道觀：

太清宮（奉天，Feng-tien）

常清觀（濟南，山東）

八仙菴（西安）

樓觀台（西安）

龍門洞（西安）

留侯祠（漢中，陝西）

玉皇閣（武漢）

玄妙觀（武漢）

武當宮（武漢）

長春觀（武漢）

白雲觀（上海）

右聖觀（寧波）

丹德觀（寧波）

玄妙觀（Changchow 常州，江蘇）

青羊宮（四川）

二仙菴（四川）

天后宮（汕頭）

冲虛觀（羅浮山，廣東）

黃龍觀（羅浮山，廣東）

白鶴觀（羅浮山，廣東）

三元宮（廣州）

應元宮（廣州）

元妙觀（湖州，廣東）

崇福宮（杭州）

崇慶宮（杭州）

宗派和支派

其實這兩大派別還可再細分很多小分支，這些小分支都有自己的「派詩」，以區分彼此的不同，而這些派詩也因各分支的教義不同而內容有別，儘管是有些差距甚微。（參看吉岡義豐的『永生への願い』中的「宗派和派詩」）

（有時二個分支有相同的名子，甚至連起源及傳統都幾乎一致，但如果派詩不同，則二者的本質仍有差異。

這些派詩還可作爲「字譜」。道士們分別在他所屬的小分支裏依入門學習之先後順序取派詩中的一字，以作爲教名的一部份，這就叫字譜。這不但可顯示道士們是來自那些不同的分支，同時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道士是第幾代的。例如以龍門分支爲例。第一代到第四代的人名分別是趙道堅、張德純、陳通微、周玄朴，這四位龍門人物的派詩，就讀作「道德通玄」。

位於北京的白雲觀具有雙重特性，它是十方觀，也是全真教中最大的道觀，更是長春分支的首要寺院。十三世紀時，丘長春寫下了長春派詩，創立白雲觀。現在此觀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的陵墓所在——丘祖殿。丘長春年輕時

，曾在長春山（龍門山）苦修，因此他的徒弟及繼任者，自稱爲長春（龍門派），並以白雲觀爲中心。

所有的道士都是平等的：原則上，道士們沒有階級之分。在道觀的共同生活，無論如何，是需遵守清規且分層負責的。但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上仍有差別。在一分支的字譜上排列順序越高的道士，越受到尊重。例如第二十代與第二十一代，彼此之間的關係，前者爲師父，後者爲法資，假如還有第十九代的話，那這順序就是師祖、師父、法資。順序較高者還被尊爲「長老」。這種根據字譜排列而衍生的垂直關係並不僅限於道教。它們同時還是一些如青幫、紅幫等世俗神秘幫會的特色，這裏對於長幼關係仍維持著一種「字輩之先輩、後輩」的關係。

與日本對照之下，中國很少有宮與分宮之

間會發展出緊密的關係或是道觀之間經濟需互相依賴。即使很大的道院如白雲觀，也僅能直接控制一些附屬的小分院。在長春系統中，它既無權利也沒有義務去干涉其它道觀的一些教義上、經濟上或行政上的事情，更別說是整個全真教。關於道教的分支，過分強調它與日本佛教近似，這會產生誤導作用的。這分支僅是一切道士想約束自己的學習地方。

全真教比天師道更明顯的有教派分支之區別。原因是：派的基本特性不同。全真教很明顯是受到禪佛教的影響。很多道士，對自己的精神成就很有信心，而將心得寫在派詩上。當這些派詩被採用且經由弟子們流傳下去，這一會受到限制及規定，假如想被正式承認，道士們還須先「掛單」在某十方觀中，將其生活細節記錄在派詩上並且很快地分送到其他的十方觀。與日本淺見文不、中國財少育吉與大富文

#### 不同派系的相互力量

任何小分支的力量，大致是來自於其門下的道士的人數。無論如何，規模的大小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分支大，不見得在社會上就有相對的影響力。同時道士的素質也比人數的多寡更重要。若是分支的負責人精力充沛，且能成為大家精神上的領袖，即能發揮相當大的力量去振奮整個道教界，甚至也會影響到社會。

一些小分支只有一個道院，假如道長沒有徒弟，這分支自然會衰微。在子孫觀中，派系結合是隨著社區的變易而改變。當這道觀住著長春派的人，它就屬於長春系統；住著華山派的道士就屬於華山系統。既然一直以來道觀的繼承方式是由道長傳給他的大弟子，那麼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由外人繼承。如此一來，

派系的結合力量就相當穩固，而人數較多的教派也控制了大量的道觀。

「此處有一圖解，是出自北平白雲觀中所保存的『登真錄』合訂本，由此顯示出有多少道士被任命。遠超過二五二三個數目的道士進入長春派。幾乎所有大的任命數目進入長春派，約超過百人。次於長春派任命人數的是華山派（五〇五人次）。表中所列的其他一些三十九個教派顯示出它們是屬天師道的。於此注意到有一人於一九三四年被分任至茅山派（當然長春派道院尚未將這幾年被任命至四一個教派的人登錄起來），吉岡先生於此不欲花費太多時間來處理這圖解中的一些問題的。」

如何參加全真教

不幸的是，今天的道士大多淪為第二或第三類，而抱著第一類目的前來的傑出人物可說沒有。大部分的人對道教缺乏了解而只想使自己精力旺盛。

任何人想當道士都需先找個適當的保證人，通常他們會到一個普通的小宮去要求某位道士充當自己的「度師」，在獲得道長的同意後，這年輕人即成為「道童」。在這過程中要舉行一個儀式。首先，他祭拜供奉在法堂祭壇上

麼要「出世」的原因很多，但仍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有著強烈的決心想追求道教永生的境界。
2. 想過著隱居的寧靜生活。
3. 自幼家庭窮困，父母撫養不起，而被送入道院，成為道士。
4. 身體虛弱，不健康難以適應這紛擾、多變的世界。

神祇，其次，向歷代道長的神靈致敬，最後在現任道長面前鞠躬。以後這位道童的頭髮就任其生長，同時還須學習一些基本的禮儀。如打扫房子、煮飯、接待客人等。並研讀四書且學會在早、晚的禮拜儀式中吟唱『早晚功課經』、『玉皇經』、『三官經』、『焰口經』、『斗科經』。

當這道童至適當的年紀後，他的道長就會選擇個好日子，為他舉行「冠巾禮」。道童的頭髮要很仔細地梳上去，盤成個圓髻。他戴上頭冠以後，可以與其他道士一起祈禱或慶祝。很快地，在「加冠禮」後，這道童掛單在道觀中，當宣誓的時候到了，就要參加任命典禮。現在他已是位正式的道士，可隨意選擇留道觀，作一些精神上的修煉，或回到宮中跟隨他的道長。若是至中年才想做道士，則過程和年輕人差不多，然而他不需要經歷一段漫長

的修道期。同時在出家不久後，就可舉行冠巾禮。女冠（女道女）的情況也一樣。

#### 授法典禮（任命典禮）

對一位道士而言，宣誓、授戒是他宗教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從前任命典禮的活動期間（戒期）要持續百日，後來減少到五十三天。典禮（戒期中的行事）須在三個不同祭壇舉行，同時其內容還包括：

##### 1. 要目的宣示。

2. 在「聖壇」上「授法」（夜半的密壇中授法）。

3. 宣布一百多條全真誓言（全真大戒百餘條的宣示）。

任命典禮期間，每位任命道士須負責自己的生活費、衣鉢、任命證書及規（坐具）的費用。

和年輕人差不多，然而他不需要經歷一段漫長

生活費、衣鉢、任命證書及規（坐具）的費用。

任命典禮是由一位傳戒律師（身兼方丈）負責。其他一些經過仔細挑選，且具有心靈上的洞察力及豐富經驗的資深道士也將助他一臂之力。除了引禮師外，一位道士只擔任一項職務；引禮師的人數隨著任命道士的多寡而增減。有時可多到十或二十名。根據白雲觀在一九二七年中對任命典禮所作的記載（北京白雲觀的丁卯壇「登真錄」）：三四九名任命道士須引禮師六人，主持方丈是陳至霧（直隸人），此外還記載了三十一位在典禮擔任要職的其中十七位資深道士，有關於他們的姓名、頭銜及籍貫（大部分來自直隸）。而這些長者的名字是採用長春派詩中第二十一代的「至」字。

在任命祭壇上懸掛者三清尊像，這是道祠中最高的神祇。任命道士的年齡限制是不得少於十六歲，通常他們會在普通小宮中先待一年，而其姓名則記錄於任命簿上。根據對「千字

文」的領悟程度，這些道士要排成績。前四名者有資格進入大規模的道院；前二名則任職「法簡」（宗派血脈相承系圖），所有任命道士都有任命戒衣、戒牒、錫鉢以及「規」之授。任命典禮僅在全真系統的道觀中舉行，然而天師道的道士也可以參加。這些人會去參與全真教的任命典禮，多數是因天師道不發給他們登記證書（即「牒錄」）。無論如何，即使在典禮中表現得再傑出，他們仍被默認無權進入十方觀，不可避免的，全真教的道士還是有優先權的。

清初，正式被認可的道士，一年大概有二千人，任命典禮活動（戒期）要持續百日。後來人數降為一千八百人，以後每年都有減少的趨勢。到清末，一年僅通過五百人。而活動期也濃縮成五十三天。民國以來，就沒有一定的數量了。

自一九二七至四九年，由於經濟因素，白雲觀的任命祭壇廢棄不用。清朝王宮會給予大量金錢支持道觀及祭壇，但民國以後，道觀卻必須完全仰賴樂捐。據報導一九二七年舉行的任命典禮花費了將近二萬圓。如果沒有富人的資助，不可能會花這麼多錢。一旦失去任命意義，全真教就像天師道一樣，名存實亡了。

以下是有關白雲觀在一八〇八至一九二七年間

所舉行的三十一一次任命典禮的一些記錄；有幾年，任命道士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其他長春道觀之總和。一八八二年，長春道觀任職人員有二百六十四人，但白雲觀卻有五百二十五人，且它在最後兩次的任命典禮（一九一九和二七年）中，分別又任命了四百一十二及三百四十九位道士。

道士在外觀上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色，就是頭髮很長，且挽了個髻。通常他還在頭上戴頂扁平的帽子，這即是我們通稱的「混元帽」或「南華巾」。至於髮髻則用根木或玉製的髮針固定。

道士的長袍通常是藍色（青藍）的。依照五行的說法，青象徵著一精力旺盛的青龍，同

五行的說法，青象徵著一精力旺盛的青龍，同

時青也代表著東方及木性。會選此色的原因是來自東華帝君，他是道教的建立者。其實道袍並不限於藍色，在一些典禮中或道士本身是方丈，都會穿上黃或紫色的衣服，但在未成爲道士前，是沒資格穿的。

道冠上只能裝點一些特定的飾物，以符合典禮的性質，如「偃月冠」、「五岳冠」、「蓮花冠」、「三台冠」，這些都是以木頭或玉作成的，在使用時有嚴格的規定；道士們須在修道期結束，且舉行過冠巾禮後，才有資格戴冠。一般使用的是偃月冠，道袍則隨著道冠的不同有所更換，然二者皆隨著慣例而作改變。

道士們神采奕奕地身著鮮麗長袍，頭戴耀眼道冠，頭髮梳起，穿上白襪，腳登船鞋（雲鞋）或藍鞋——這與現代風格相差很遠。然而看到他們的打扮，卻令人很容易相信他的確是出世的、天上的，甚至是永生的。

道士們所使用的一些器具也有特別的規定。在任命典禮中，道士可領到仙鉢及規。前者是以鐵、木材和漆料做成的，鐵鉢是在道士上山採藥時野外煮飯用的；木鉢和漆鉢則是每天在道院用來吃飯的。至於規，這是一塊長約一十五公尺，寬約八〇公分的紅底布，有著大約十公分寬的黑邊，是一種祈禱用的墊子。

規的使用方法有三種：(1)完全張開是用在最尊貴的祭拜；(2)張開一半，是爲了要祭祀高級的神祇；(3)全部捲起且用一手抱著，是向這祭拜表示敬意。它的大小和佛教儀式中的使用的「具」（毗尼日用）差不多。

以上所提到有關道士的習俗，是指全真教而言，非天師道。大體而言，前者著重在個人的修煉，他們翻山越嶺找尋草藥，且爲了適應嚴格的考驗，他們穿著簡單、輕便；至於後者，則熱衷於道術，他們費盡心力地鑽研呪法、

祈禱和祭祀上，所穿的道袍也非常精美。

在道院中的登記成規

來自全國各地的雲水（巡遊）道士聚集在十方觀中一起過著團體生活，這就是「掛單」。它尚有著嚴格的限制，只有符合要求之人，才可以留下，例如白雲觀規定若有下述情況則不得掛單：身份、排位順序有問題或沒有紀錄之人；患重病或吸食鴉片之人；曾被其他道觀驅逐出去之人；穿著怪異或服飾不合規定之人；頭髮剪短或行為奇特之人；言論反常或疑似施行祈禱治療法之人、算命者、占星者或占卜預言者；每天疏於祈禱禮拜或未達適齡年限之人。

掛單的程序還包括訊問。新進者首先到達十方堂，在入口處稍停，接著叫道：「堂主老爺慈悲！」當這堂主也在裏面回應「慈悲」後

，這位道士即可進入堂內，堂主詢問了一些問題，且引導他熟悉道院的生活狀況，並提醒他該注意的地方，然後給他一個袋子（袱袋），裝自己的東西。

而後，他又到迎賓房，且叫道，「迎賓老爺慈悲！」在獲得答應「慈悲」後，走進房內，並對著大廳的神像伏地三禮。住持歡迎這位新進者，且問他一些細節，如教派和排位順序、年齡、背景、授業於那位道長、什麼來歷，以及初入的道院和修道期等等。假如沒有明顯的不符，這位住持就將資料記錄在一塊木板上，然後再要求新進道士背誦早、晚的禮拜經文。

當這道士順利地完成這部份的測試後，他就帶著木牌（木札）走向廳堂，並在每一交錯的廳房前伏地三次，每次頭都碰地。在進入房內之前，他喊道，「知客老爺慈悲！」當裏面

祈禱和祭祀上，所穿的道袍也非常精美。

在道院中的登記成規

來自全國各地的雲水（巡遊）道士聚集在十方觀中一起過著團體生活，這就是「掛單」。它尚有著嚴格的限制，只有符合要求之人，才可以留下，例如白雲觀規定若有下述情況則不得掛單：身份、排位順序有問題或沒有紀錄之人；患重病或吸食鴉片之人；曾被其他道觀驅逐出去之人；穿著怪異或服飾不合規定之人；頭髮剪短或行為奇特之人；言論反常或疑似施行祈禱治療法之人、算命者、占星者或占卜預言者；每天疏於祈禱禮拜或未達適齡年限之人。

掛單的程序還包括訊問。新進者首先到達十方堂，在入口處稍停，接著叫道：「堂主老爺慈悲！」當這堂主也在裏面回應「慈悲」後

，這位道士即可進入堂內，堂主詢問了一些問題，且引導他熟悉道院的生活狀況，並提醒他該注意的地方，然後給他一個袋子（袱袋），

裝自己的東西。

而後，他又到迎賓房，且叫道，「迎賓老爺慈悲！」在獲得答應「慈悲」後，走進房內，並對著大廳的神像伏地三禮。住持歡迎這位新進者，且問他一些細節，如教派和排位順序、年齡、背景、授業於那位道長、什麼來歷，以及初入的道院和修道期等等。假如沒有明顯的不符，這位住持就將資料記錄在一塊木板上，然後再要求新進道士背誦早、晚的禮拜經文。

當這道士順利地完成這部份的測試後，他就帶著木牌（木札）走向廳堂，並在每一交錯的廳房前伏地三次，每次頭都碰地。在進入房內之前，他喊道，「知客老爺慈悲！」當裏面

爺慈悲！」當這堂主也在裏面回應「慈悲」後

內之前，他喊道，「知客老爺慈悲！」當裏面

也傳出「慈悲」的回應後，他進去走到廳堂神像前，再伏地三禮，然後接受另一嚴格的測試；這位新進者須憑記憶背誦更多的經文，任何差錯都可能發生。

只有通過全部的測驗，這位道士才被允許留在道院。最後，他輕鬆地回到十方堂，對著堂內的神祇伏拜三次，並向堂主、副堂主及其他道士（「大眾老修行」，不分老幼）致敬三禮。全部過程，須耗費二、三個小時至半天的時間。以後，這位新進道士要接受堂主的指導，潛心修煉，直到他被分派特殊的職務。

道觀內的每位成員都要編號。如有二百人，就從一號編到二百號。新加入的掛單道士也有號碼。而以前曾在這裡待過，最近又來掛單的，也會給他個新號碼，但表面上仍宣稱是「復號」（恢復原有的號碼）；至於他的新號會比較大，以便與其他首次掛單的道士有所區別。

若是有道士離開道觀，則予以「消號」（取消編號）。

如果有道士離開道觀一陣子後，又想重新掛單，須注意以下幾點規定：

——任何入院修道的道士，若在行為上不檢點，即須被驅逐出院，從此不能再獲准進入——任何道士進入修院習道，不滿半個月即退出，以後就不能再獲准進入道院。

——任何入院修道的道士，若擅自離開修院超過半個月以上，以後即不再獲准入道院。

入道院。

——任何入院修道的道士，若曾被方丈或監院驅逐出院，則至少三年之內，不能再獲准入道院。

或執事驅逐出院，則至少一年之內，不能

再獲准入道院。

——任何入院修道的道士，若曾被堂主驅逐出  
院，則至少半年之內，不能再獲准入道院  
——任何入院修道的道士，若其道士資格狀會

被撤銷，則終生都不能再進道院。

道士的處罰

——破壞團體和諧或違背清規的道士都要被處

罰。以下就是白雲觀所訂處罰道士的各項規條：

1. 凡是犯了下面任何一項過失，則須被罰跪地  
，且跪地時間的長短，以一根香的燃盡作為  
依據。

——不按時起床。

——無故不參加全體集會。

——在祭拜儀式上不遵守規矩。

——沒有經過允許而擅自離開道院外出者。

——帶領他人作壞事。

——不注意個人的儀容衛生及弄污衛生設備  
2. 凡是犯了下面任何一項過失，原來的職稱須  
被降至最低階級：

——閒話太多。

——敲錯晨鐘。

——對所負責打掃的地方，沒有做好清潔工  
作。

——濫用個人職權。

3. 凡是犯了下面任何一項過失，則將受被驅逐  
出院的警告：

——私下享用被禁食的東西或是被發現喝酒  
——怠忽職守。

——拒絕執行被分配的任務。

——對長者不尊敬或冒犯長輩。

——職務上犯了嚴重過失。

——攻擊他人的缺點。

——沒有經過允許而擅自離開道院外出者。

——攻擊他人的缺點。

——不遵守職務上的規範。

——妨礙到院參觀者的行動。

——開別人玩笑，與他人爭吵或鬧事打架。

——夜晚逗留在外，無故不歸道院。

——編造謊言，充當不歸道院的藉口。

4. 凡是犯了以下任何一項過失，則須被開除出院：

——不遵守誓言。

——行爲淫蕩或不守道德規範。

——處心積慮地欲破壞公有財產者。（在被驅逐出院前，必須賠償並接受體罰。）

——運用道院基金不當。（在被驅逐出院前，須接受體罰）。

5. 凡是犯了下面任何一項過失，則須被移送官辦：

——在道院內製造暴動或破壞安寧。

——在道院內縱火。（除須被移送官辦外，

尚須接受體罰。）

——欺騙他人的財產。

——擅自挪用道院所得之捐款。

——任意批評政治。（除須被移送官辦外，

尚須接受體罰，並被驅逐出院。）

——破壞地方法律。（除須被移送官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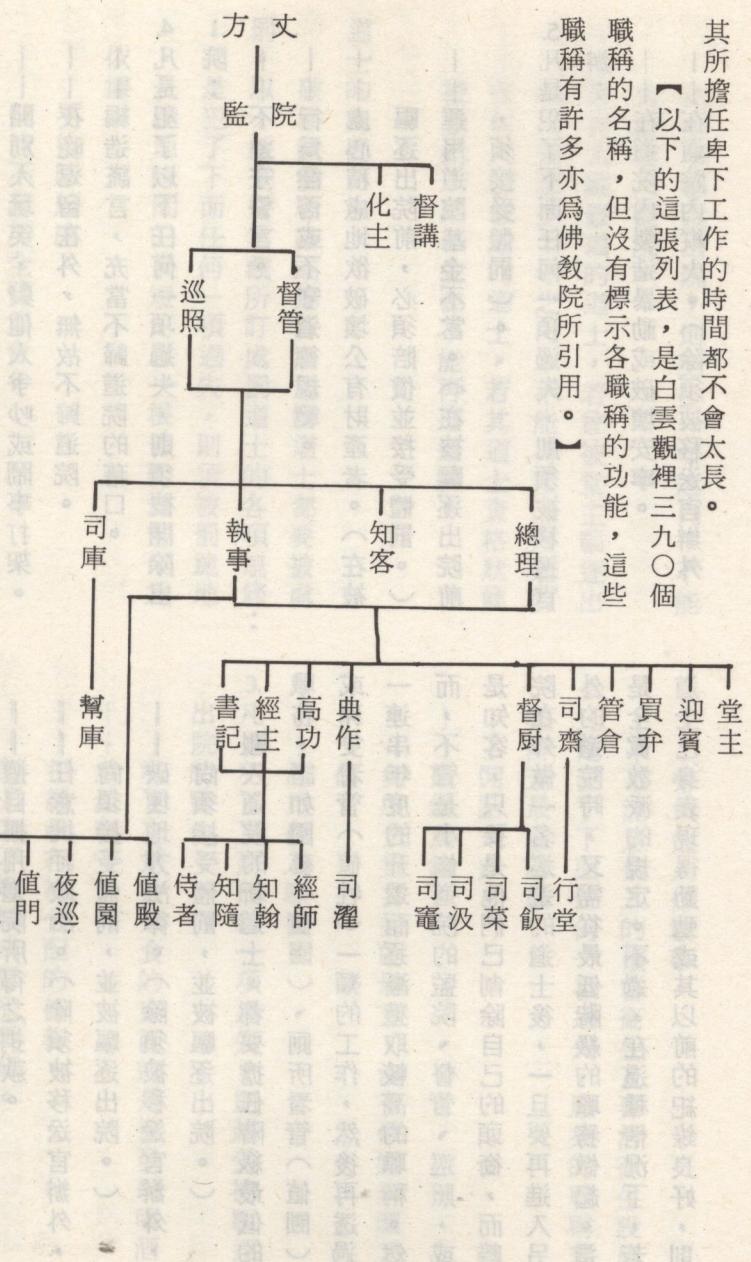
尚須接受體罰，並被驅逐出院。）

剛入道院的新道士，都要擔任階級最低的職務，諸如園藝（值園）、廁所看管（值圊）

或豬隻看管（值牲）一類的工作，然後再透過一連串年度的升遷而逐漸獲取較高的職稱。然而，不管是小修道院的監院、督管、巡照，或是知客，只要是他們已削除自己的頭銜，而離院在外做一名巡遊的道士後，一旦要再進入另外的道院時，又需從最低階級的職務做起。這是全真教派的規定。不過，在這種情況下，若道士已身表現得勤勉或其以前的紀錄良好，則

其所擔任卑下工作的時間都不會太長。

其所擔任卑下工作的時間都不會太長。



白雲觀訪遊之回憶：

沒有電燈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我首次前往白雲觀訪問，當時觀內尚未有電燈的設備，不過對此我自己並不感到驚訝。白雲觀位於北京西門西邊一公里處，從外觀看起來，它是一棟莊嚴堂皇的建築，很難令人相信其觀內竟然沒有裝置電燈。

觀內的負責人名叫安世霖，當時他只有卅八（卅九）歲，年輕力壯，除了擔任監院外，也兼領道士的領導人。我要求他能允許讓我以巡遊士的名義住進觀內一段時間，以能實際體驗道院的生活。但是，這要求被拒絕了，因為在稍早於我到達之前，觀內曾發生一連串道士與監院的衝突，所以他們對於突然造訪的陌生外國人，都格外小心的招待。

我被安排住在觀內最深處靠近左方的方丈

房裡，右方則是一間監院房，這樣妥善的款待與我自己的初衷實在悖離甚遠；畢竟方丈房是階級最高的道士所能使用的，當時我既被迫住了進去，當然無法與小道士們住在一起，若想徹底了解觀內上上下下的情形，自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我也沒有再反映什麼意見，當時院長不在，自然而然地就將方丈房留給客人使用了。

負責款待我的知客是一位五十一歲的道士，名字叫做李崇一，頭髮又密又白，看起來真像一位法力高明的神仙。他很友善，向我談起一年前小柳司氣太博士來訪的經過，並提及許多其他的事情。從漫長的談話中，大概可以推測李崇一在白雲觀裏已住了二十多年。他當時的職務階級僅次於監院，但是在同年的十一月，他自動地辭去上席知客的職務，而再度做一名雲水道士，飄然而去（消號）。本來可以過著

安全舒適的生活，他卻選擇了艱勞的日子，我覺得很驚訝，這大概就是全真教派的精神吧。另外還有全白一督管及李信錄知客，也同李崇一的情形一樣。

第一個晚上，有個男孩提著燈到我的房間裡來，當時我才知道道院裏沒有照明設備，自己就很後悔沒有將手電筒帶在身上，不過我還是試著在微弱的燭光下，將每天的所見所聞作成筆記。除了我的房間外，道院裡其他房間在夜晚時刻，都是一片漆黑。爲了將記錄作得完善，每晚我幾乎都得獨自熬夜，竭盡心力，甚爲辛苦。——

道院的世界與俗世的價值觀形成了明顯的對比，俗世的人群以作學問、獲得知識的滿足感爲榮，然而，這些都無法隨著生命的逝去而被帶走的，所以道院的生活崇尚自然、擁抱自然、融入自然、生命的樂趣至終不會被浪費。

白雲觀的道士們即仰息於大自然的和諧中，與大自然結爲一體。他們的生活哲學突然帶給我一種莫明的覺醒，興奮與悲哀之情頓時充塞於胸懷。而後，我即熄了燈。

其時稍後，我才明白，除了招待客人外，原則上電燈在觀內是不被使用的。不過道院既位於北京城內，卻沒有普設電燈，確實是很奇怪的；我向安世霖監院提及此事，他說最大的原因是基於經濟的考慮，因爲電費的支出相當龐大（房屋佔地面積高達三公頃），第二個理由是道士們總是在清晨起床，黃昏就寢，所以，電燈的需求也就不那麼急切了。經安監院的說明與自己親身的體驗之後，我也沒有什麼意見可提出的了。

道士的每天例行事務

在夏天，每當清晨五點半，白雲觀內的晨

然、融入自然、生命的樂趣至終不會被浪費。

在夏天，每當清晨五點半，白雲觀內的晨

鐘依慣例會慢敲三下，急敲兩下，揭開了道士們一天生活的序幕。小道士們忙著整理花園、澆水、清掃廟堂或在廚房準備早餐；職務階級較高的道士也起床梳頭、洗臉、穿戴衣冠、綬帶，在六點半的鐘聲響起時，即至七真殿的大廳作晨禱。

正常的情形下，參加晨禱之人員，包括監院及七個道士，而由監院引領作禱及唱經。觀內的鐘聲每次響起，都有固定的次數；鐘響一下，鐘板即敲一下，鐘響兩下，鐘板即敲兩下，鐘響三下，即敲三下鐘板，若遇到特殊情形，太鼓可能被用上，不過，通常用的比較多的是鐘和板，而且一天敲的次數不超過三下。晨禱所唱的經是『全真功課經』。（早上唱五本，晚上唱四本。按即：（一）太上全真早壇功課經』、『太上老君說清靜經』、『太上洞玄靈寶昇玄消災護命妙經』、『太上靈寶天尊說禳

災度厄真經』、『無上玉皇心印妙經』及宗師名號。（早課）（二）太上全真晚壇功課經』、『太上洞玄靈寶救苦妙經』、『元始天尊說生天得道真經』、『太上道君說解冤拔罪妙經』。

（晚課）

每逢農曆初一、十五之齋日及衆神聖誕之日時，觀內的道士們尚且要唸誦『玉皇經』、『三官經』、『真武經』，以及其他經書，前二者是在天帝生日之時，也會在廟內被唸誦。晨禱完畢後，觀內會再度響起一次鐘聲（白天及正午的鐘聲是利用梆子捶打的，而晚上則用鐘板）。接著，道士們在丘祖殿前集合，分成兩路縱隊，由值日的知客領導進入食堂。當他們到達食堂入口處時，磬子會發出聲響，以示開始用餐。用餐的規矩相當嚴格，相互交談與對看都不被允許的。食堂的最前方設有祭拜王靈官的壇，食堂的左右兩側則各有一長桌。

進入食堂的道士們各自站在既定的位置之後，王靈官的壇前被奉上一個裝滿米的碗；經師站在面對壇前的右側，然後引罄唱經，站立的道士們亦跟隨他吟誦『供養呪』和『結齋呪』，唸畢之後，站在監院座位左側的道士，將裝米的碗舉起至眼前，走到壇前的供桌，再置桌上，然後歸位。監院、知客、執事、經師隨即離開，其餘道衆則坐下用餐。用畢後，向王靈官鞠躬後才離去。

方丈座椅被置於王靈官的神龕與供桌之間，且在監院的座位後面，如果方丈當時住在院內，也會坐在那兒與道士們共進早餐。神龕的後面有一個空間，是被用來貯放飲食的器皿；食堂內最主要的裝飾，是被懸掛於一角落的幾個欄框，框內寫著詩文，是道士們為紀念、讚揚前任方丈而做的；而東、西面的牆上，則掛著二幅瓷花的金屬板，板上分別刻寫著『太上

感應篇』及『文昌帝君陰陽鑑文』，這兩篇文章最初皆被一般的道教奉為圭臬，至今仍受道士及一般人尊崇。

早餐之後，接著有三個小時的上課時間，觀內為道士們開設了教育班，由安世霖監院指導每一位道士研讀四本指定的書及五本經典，內容則偏重於道教歷史發展的研究，每次於上課前尚須吟誦『玉皇經』；不過，這項教育班的課程，在以前並沒有開設的先例。下課之後，即是中午用餐的時間。午後，每位道士各自做其所該負責的職務及複習功課、演練宗教禮儀。晚餐的時間在下午六點半，晚餐之後，每位道士還須參加教育班，在經師的指導下練習唱經。（我也參加過一、兩次唱經練習，但不僅聽不懂，而且還妨礙了道士們的上課，所以當時沒有再持續學習，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

著一幅鑄花的金屬板，板上分別刻寫著『太上

提及唱經，還有一事也令我很惋惜，本來身邊一直有本北宋宣和年間（一一九二—一二五 A.D.）所流傳下來的『北斗延命經』。有一次安世霖監院來到我臨時住處，我將這本書拿給他看，他笑著說：「白雲觀也有一本元代流傳下來的『北斗延命經』。」我驚訝得看著他，於是安監院以唱經的方式將內容背誦出來，使我不得不相信從元代以來，『北斗延命經』即世代在白雲觀內相傳。只可惜當時時局正處於戰爭中，停留時間受到限制，否則就可以妥善得將安監院的唱經錄下來。

下午九點鐘響過後，就是觀內的自由時間了，每位道士可以脫下長袍，放鬆一天以來的緊張心緒，而在觀內或附近郊區閒遊。有時，我和安監院一同遊逛時，總會遭到路人疑惑的指點，因為自己是禿頭，又穿上了道士長袍，人們還以為我是白雲觀內的老道士呢！

位於白雲觀的前方是一座有十三層寶塔的天寧寺，是從遼代遺留下來的著名建築物，每一層塔的八個角落都懸掛著青銅色的鐘，當風吹起時，清澈響亮的鐘聲更能憑添夏夜的觀內中優雅的氣氛，有時還可能使人誤以為寶塔是在白雲觀內。

就寢的鐘聲於夜晚十點響起，因為大陸上的夏季，夜晚是漫長的，而且通常都要到晚上十點才天黑。夜裡每隔二小時，巡照即敲著木棍在院內巡視，維護院內的安全。

白雲觀每天的生活作息是隨著夏、冬季的變換而適時作調整，以上剛談過的一天作息順序即是夏天的情況，如果是冬天，觀內的道士一天只吃早、晚餐；對於用餐情形，還要附帶一提的是：一般道士都是在食堂內吃飯的，其所使用的廚房也是普通的，而其他階級較高的道士都各自在自己房內用餐（除非是有客人來

訪時），其所用的菜餚，也是在特別的廚房所

準備的，因此也格外得豐富好吃，不過，觀內的道士一律吃素，而且不論夏天或冬天，高級道士每天只吃兩餐，分別在早上十一點及晚上六點。

每天的菜單，在量和質方面都被嚴格得控制，如果有任何不誠實的購置情形發生，則被發現者須接受嚴厲的處罰。普通道士的早餐及晚餐是各一碗粥及兩人一盤的酸菜，午餐則是一人一份玉米粉及兩人一盤的酸菜，因為全是素食，所以不習慣的道士，一時之間頗難適應。

如果遇到農曆初一、十五，午餐及晚餐則改吃麵包（平均每人吃一斤麵粉），不過晚餐的麵包是使用劣質麵粉做成的，而高級道士通常都吃粥或麵條。一般蔬菜則只有在客人來訪時才供應，而且最多不超過四盤。對崇尚素食的日本人而言，如此簡單的菜餚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 曠書的儀式

一九四〇年的七月一日，相當於農曆的六月初一，是我首度在白雲觀停留的第一天，之所以會選這一天來訪，是因為希望能看到觀內的曠書儀式。據說每年從農曆六月初一起的一個禮拜內，北京城內的人家都會紛紛將屋裡可拿出來的東西放在屋外曠，尤其是衣服或書本，傳說可以驅除來年的蠹蟲及霉運。而且這一個禮拜的重頭戲是在白雲觀的曠書儀式裡，可以見到唯一僅存的明代版本之道藏，這本書一向是被封存於書庫裡，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則必須只有等待來年才能再見其廬山真面目。

據說這種曠書的構想起源於前清時代朝廷的還願儀式。每年從六月初一起的一個禮拜內，觀內會掛滿了幢幡（三角旗及長旗），其間還有一個精心製作的開幕儀式，同時，每天還必須唸誦明版本的道藏，這即相當於佛教院唸

本人而言，如此簡單的菜餚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必須唸誦明版本的道藏，這即相當於佛教院唸

誦大般若經譯文的儀式。然而，這一次我所見的情形，只是在白雲觀的三清閣門前放了一張長的桌子，而三清閣即是收藏那本道藏之處。

每天早上七點鐘開始，有二十位道士，以二小時的時間，拿著竹片鏟子刮將那部道藏的每部經卷本，一頁頁迅速翻開，使其曝曬於日光下，花費了三天的時間，才將總共有五三八五卷的道藏翻完。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上海商務印書館將這部道藏利用照相製版的方式，印出了一千一百二十冊，當時的發起人是徐世昌和傅增湘。一九六二年台灣的藝文印書館也以同樣方式出版這本書。因此，現在對學者而言，這本明代流傳下來的道藏不再難於見到，而能廣泛的被拿來研究了。如果白雲觀未將此部書保存下來，後代學者將少了份研究道教的文字資料，因為本著對罕存宗教傳統著作之維護的精神

，所以白雲觀能保住道教中有價值的文化寶藏。

在北京城停留的那段時間，偶而住在市區內，偶而有空即住進白雲觀內，所以有時，安世霖監院也會到城內的住處來找我。記得第一次他來訪時，自己還會爲了要如何招待已慣於素食者而感到不知手措。當時，我向他問道：

「你吃肉和魚嗎？」他回答：「是。」我暫時鬆了一口氣，並且又問：「吃葷難道不違反道院的清規嗎？」他答道：「在道院內，我們謹守規定，然而，在道院外，就必須視情況而定，因爲有些時候，道士們爲了特別之事必須在外停留兩個禮拜或一個月，如果只謹守吃素食的規定，很可能因找不到供應素食的地方而以致活活餓死。即使是到城內逗留一天，都有可能找不到素食餐廳而必須挨餓一天。所以，道士在道院外，沒有嚴格限制非吃素不可。」聽

了這番話之後，我頓時覺得自己的問題是愚昧而多餘的。

有時，在大東亞戰爭後，還可見到一些白雲觀道士學者用日語打招呼，如こんにちは（午安）、ありがとう（多謝）一類話語，而且他們希望還能學到更多有關日常的用語，不過他們所說的日語既好笑又不標準，所以我告訴他們，最好不要學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離開了北京，然而自己費盡苦心所作的筆記、手稿及所收集的資料，只要是涉及到中國的，皆被扣留住，而無法帶回日本，當時，在北京從事文化活動的日本學者曾組織了個小團體向中國有關當局協商，以使各項學術研究成果及收集的資料能帶回日本，但始終無法成功。我一直不明白中國政府的這項作法究有什麼有力理由，更感傷的是，曾經在白雲觀穿過的道士長袍竟然也不能帶回

日本。這段文字是外國歸來者來不及讀

回到日本後，有許多年一直是吃素、戒酒。記得剛回來的兩年後，白雲觀安世霖監院暴死的消息從北京傳來，他被觀內的反對群用火活活燒死在丘祖殿前，當時北平的報紙也都報導這則新聞，我感到極度的驚訝與悲傷。前面會提及，在初抵白雲觀之前，觀內會發生激烈的糾紛。沒想到被安監院驅逐出院的一群道士，因懷恨在心而伺機報復，竟利用戰後不安的時局，慾懲觀內的反對群向安監院施行暴力。

在元朝初期，即全真教派創始人丘长春死後不久，全真教派與佛教發生激烈爭辯，然全真教全軍覆沒，而致使其書籍為朝廷判為禁書，並付之一炬。這件事導致全真教從此無法取得民間廣泛的信仰，而只能發展其道院，以從事社會服務。白雲觀的建立意義即在此。然而，安世霖監院的暴死，又更說明了全真教已一蹶不振了，這真是一項大革命之開始。